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

古賦

佩韋賦 并序

柳子讀古書觀直道守節者則壯之蓋有激也恒懼過而失

中庸之義慕西門氏佩韋以戒韋兩非切西門約生急

故佩弦以自急韋皮繩喻緩也弦弓弦喻急也見韓子故作是賦其辭曰

邈予生此下都兮塊天質之慤醇慤苦日月送而化升兮寤

遁初而狂神寤子雕大素而生華兮牛一本汨末流以喪真

汨古忽切晞往躅而周章兮周章不決貌情倚伏其無垠音蒙無

知也又母惣切心亂也又肩登切婚也又母巨切眼不明也世既奪予之大和兮眷授子

以經常循聖人之通途兮鬱縱由而不揚揚音勇猶乘

力而究陳兮獲貞則于典章嫉特以奮節兮憫已以抑志

嵩立而垂目兮瞰中區之疆理瞰苦監切橫萬里而極海兮



頽風浩其四起，恟驚怛而躑躅兮。音凶憂恐也惡淳詐之

相詭思貢忠于明后兮，振教導乎遐軌。乎一作之紛吾守此狂狷

兮。音紛依楚詞音焚懼執競而不柔，探生哲之奧。音奧謨兮攀往列之洪

休曰沈潛而剛克兮，固讜人之嘉猷。嗟行行而躑躅兮，音躑

下浪切音躑音致路也臨浦墨切信往古之所仇，彼穹壤之廓殊兮。寒與暑

而交，修執中而俟命兮。固仁聖之善謀，吾祖士師之直道兮。

亦愀然於伐國。魯欲伐齊問柳下惠下惠歸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爾

變尼父戮齊而誅卯兮，本柔仁以作極。孔子誅齊優蘭竦顏

以誚秦兮，入降廉猶臣僕。類降音絳下也吉優繇

而布和兮，殘萑蒲以屏匿。游吉鄭子太叔也左傳昭公二十

多盜取人於萑符之澤太叔與徒兵以攻剽拔刃於霸侯兮

退躬躬而畏服。刺居衛切躬立弓切敬謹貌魯莊公十三年

盍歸魯日之長桓公許之乃下寬與猛其相濟兮，孰不頌茲

壇就羣臣之位公羊作曹沫

之盛德克明哲而保躬兮恢大雅之所勗子玉切見陽宅身

以執剛兮率易帥而蒙辜左傳文公六年晉陽夔父以剛晉

殺之羽復心以鑿志兮首身離而不懲晉夔父以剛晉

圖音利頭羽既敗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五騎各得其一雲岳岳而專強兮果默志而乘

就陵陳萬年病召其子陳咸敬於宋下咸睡頭洽許諫于

昏朝兮名崩弛而陷誅許居列初左傳宣公九年陳洩洽

縱直而不羈兮乃變摧而禍仍俱一作歷九折而直奔兮九折

也固摧轅而失途遵大路而曲轍兮又求達而不能廣守亲

以允塞兮抵暴梁而壞節後漢胡廣曲後梁冀家撫謙而温

美兮脅子公而喪哲撫與揮同十一傳宣公四年鄭子義師仁

而惡狼兮遂潰騰而滅裂宋義下令謂頭狼下懇切不聽後

也斯委懦以從邪兮悼上蔡其何補趙高說李斯立胡亥後

也斯委懦以從邪兮悼上蔡其何補趙高說李斯立胡亥後

曰吾欲復牽黃犬犬山上蔡徐偃柔以屏義兮倏邦離而身昏

東門逐狡兎其可得乎周穆王西遊諸侯皆歸徐偃王穆王使楚伐

之偃王不忍鬪其民敗走彭城音叔桑弘和而却武

兮渙宗覆而國舉柔知事不可考設任柔而自處兮蒙大戮

而不悟詳或云傳設諸恐非故曰純柔純弱兮必削必薄

純剛純強兮必喪必亡韜義于中韜音服和于躬和以義宣

晏本和剛以柔通守而不遷兮變而無窮交得其宜兮乃獲

其終姑佩茲韋兮考古齊同亂曰亂理也所以重韋之中中

佩于躬兮本正生和探厥中兮哲人交修樂有終兮庶寡其

過追古風兮追一本

瓶賦

東坡云云揚子雲酒箴有問无答子厚瓶賦蓋

昔有智人善學鳴夷揚雄酒箴云鳴夷滑醢腹大如壺盡日

盛酒即今鳴夷蒙鴻音二壘壘相追壘字音當作

鴻夷勝也

也一本本作爭音假樽名

諂誘吉士喜悅依隨開喙倒腹喙口也斟酌更

持味不苦口昏至莫知頽然縱傲與亂為期視白成黑顛倒

妍媸也上視堅切美好也下音虫疵也已雖自售人或以危敗眾亡國流連不

歸誰主斯罪鴟夷之為不如為瓶居井之眉注云眉井邊也

若人目上之有眉作滑者非鈞深挹潔淡泊是師和齊五味和胡餅切齊

也寧除渴飢不甘不壞久而莫遺清白可鑒終不媚私利澤

廣大孰能去之綆絕身破綆音硬井索何足怨咨功成事遂復于

土泥歸根反初無慮無思何必巧曲徼覲一時徼古音

冀子無我愚我智如斯鼻无各曰昔揚雄作酒箴謂鴟夷成

比君子故鴟夷以觀近託車而瓶以踈遠居井而贏此雄欲

同塵於皆醉者之詞也故子厚復正論以反之以謂寧為瓶

之察以病已无為鴟夷之旨以愚人蓋更相明也

牛賦

東坡云嶺外俗皆屠殺牛海南為甚乃書子厚賦遺變川僧道寶使曉諭之

若知牛乎牛之為物魁形巨首垂耳抱角毛革踈厚牟然丁

鳴黃鍾蒲脰音豆頂也抵觸隆曦日耕百畝往來修直植乃禾黍

自種自斂服箱以走車上盛物輸入官倉己不適口富窮飽

飢功用不有陷泥蹙塊常在草野人不慙愧利蒲天下皮角

見用肩尻莫保况苦刀切說文睢也或穿絨滕或實俎豆由是觀之物

無踰者不如羸驢服逐駑馬曲意隨勢不擇處所不耕不稼

藿菽自與藿豆葉菽大豆騰踏康莊尔雅道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出入輕舉喜

則齊鼻怒則奮躑當道長鳴聞者驚辟辟平亦切頭羽吐揚喜人馬俱驚辟易數

里謂用張而易其本處善識門戶終身不惕牛雖有功於己何益命有

好醜非若能力慎勿怨尤以受多福

解崇賦 并序

柳子既謫猶懼不勝其口筮以玄遇干之八其贊曰赤舌燒

城吐水于瓶其測曰君子解崇也太玄經注兌為口舌八為木木生火火中之舌故赤

也赤舌所敗若火燒城金生水故吐水也水滅于火也
有傾城之言以水拒之災无由至矣崇音蒙神禍也
喜而

為之賦

胡赫炎薰燬之烈火兮精虛嬌呼而生夫人之齒牙上

殫飛而莫遁殫音單也旁窮走而逾加九泉焦枯而四海

滲涸兮滲音禁紛揮霍而要遮風雷嘒嘒以為橐籥兮呼

兮交切一作燒回祿煽怒而喊呀呼咸炖堪輿為鬪鐵

熟雲漢而成霞熟語蹇切无底醜也又魚軒魚戰一切

倒扶桑落棠膠轄而相义搗音葛靈光殿賦云膠轄无根房

膏搖脣而增熾兮燭掉舌而彌葩沃無瓶兮撲無篲篲旋為

金流玉鑠兮魯不自比於塵沙獨淒已而燠物愈騰沸而

駸駸駸立交切一作駸吾懼夫灼爛灰滅之為

禍往搜乎太玄之具訟眾正訴羣和曰去爾中躁與外撓

也赤舌所敗若火燒城金生水故吐水也水滅于火也
有傾城之言以水拒之災无由至矣崇音蒙神禍也
喜而

務清爲室而靜爲家苟能是則始也汝邇今也汝遐涼汝
進烈汝者賒壁之猶豁天淵而覆原燎夫何長喙之紛拏今
汝不知清己之慮而惡人之譁不知靜之爲勝而動焉是嘉
徒遑遑乎狂奔而西徯一作盛氣而長嗟不亦遠乎於是釋
然自得以冷風濯熱以清源滌瑕履仁之實去盜之夸冠太
清之玄冕佩至道之瑤華鋪冲虛以爲席駕恬泊以爲車劉
乎以遊於萬物者始劉力周切彼狙雌倏施而以崇爲
利者夫何爲邪

懲咎賦

唐書本傳載此賦曰宗元不得
召內閣尉悼悔念往咎作賦自敬

懲咎愆以本始兮孰非余心之所求處卑汙以閔世兮固前
志之爲尤始予學而觀古兮怪今昔之異謀惟聰明爲可考
兮追駿步而遐遊潔誠之旣信直兮仁友藹而萃之日施陳

以繫縻兮

繫縻一本作擊摩

邀堯舜與之為師上睢盱而混茫兮

規切盱音吁荒忽不可考信也

下駁詭而懷私旁羅列以交貫兮求大中之

所宜曰道有象兮而無其形推變乘時兮與志相迎不及則

殆兮過則失貞謹守而中兮與時偕行萬類芸芸兮率由以

寧剛柔弛張兮出入綸經登能抑枉兮白黑濁清蹈乎大方

兮物莫能嬰奉訐謨以棹內兮欣余志之有獲再徵信乎策

書兮謂炯然而不惑

炯戶頂切光也一本作耿

愚者果於自用兮惟懼夫

誠之不一不顧慮以周圖兮專茲道以為服讒妬構而不戒

兮猶斷斷於所執

斷丁哀五黨之不淑兮

謂劉禹錫詩

遭任遇之

卒迫

卒與粹同

勢危疑而多詐兮逢天地之否隔欲圖退而保已

兮悼垂期乎曩昔欲操術以致忠兮眾呀然而互嚇

本作予嚇音赫怒而拒物声

進與退吾無歸兮甘脂潤乎鼎鑊幸皇鑒

之明宥兮纍郡印而南適

纍力追切子厚初貶邵州刺史

惟罪大而寵厚之

宜夫重仍乎禍謫子厚再貶既明懼乎天討又幽慄乎

責惶乎夜寤而晝駭類麀麀之不息或從困從禾麀音加

牡鹿也凌洞庭之洋洋兮沂湘流之汙汙飄風擊以揚波兮

舟摧抑而廻遭日霾曠以昧幽兮雅曰風而雨土為霾釋名

注曰霾晦也詩終風黝雲涌而上屯色黝於糾切青黑暮胥宰以

淫雨兮聽嗷嗷之哀猿衆鳥萃而啾號兮泝洲渚以連

山漂遙逐其詎止兮逝莫厲余之形蒐攢鬚奔以紆委兮

上音鸞東洶湧之崩湍畔尺進而尋退兮湯河汨乎淪

漣又越筆切際窮冬而止居兮羈纍以縈纏兮哀吾

生之孔艱兮循凱風之悲詩罪通天而降酷兮不亟死而生

為元和九年母盧逾再歲之寒暑兮猶質質而自持音也

將沉淵而隕命兮詎蔽罪以塞禍惟滅身而無後兮顧前志

猶未可進路呀以劃絕兮退伏匿又不果為孤囚

以終世兮長拘繫而轉軻音可曩余志之脩音修今

何為此矣也夫豈貪食而盜名兮不混同於世也將顯身以

直遂兮衆之所宜蔽也不擇言以危肆兮固羣禍之際也御

長轅之無撓兮行九折之峩峩却驚掉以橫江兮泝凌天之

騰波幸余死之已緩兮完形軀之既多苟餘齒之有德兮蹈

前列而不頗音坡死蠻夷因吾所兮雖顯寵其焉加配大中以

為偶兮諒天命之謂何鬼无咎曰子厚竄斥崎嶇瘴間墮

各者悔志也後之君子欲成人之美者讀而悲之

閔生賦

閔吾生之險阨兮紛喪志以逢尤氣沈鬱以杳眇兮淒浪浪

而常流浪力唐膏液竭而枯居兮魄離散而遠遊言不信而

莫余白兮雖惶惶欲焉求合喙而隱志兮幽默以待靜為與

世而斥謬兮固離披以顛隕騏驥之棄辱兮駕駘以為騁

哂玄虬蹶泥兮畏避鼃鼃上与蚌同下武幸切行不容之

嶒兮嶒音宏質魁壘而無所隱魁口賄切壘音磊前漢鮑

也鱗介槁以橫陸兮鴟嘯羣而厲吻吻武粉切口邊心沈抑以不舒

兮形低摧而自愍肆余目於湘流兮望九疑之垠垠銀音波淫

溢以不返兮蒼梧鬱其蒼雲重華幽而野死兮世莫得其偽

真汲冢書云禹逐舜終于蒼梧之野屈子之悄微兮抗危辭以赴淵悄規切淵

原古固有此極憤兮矧吾生之貌艱貌音艱列往則以考已兮

指斗極以自陳登高岳而企踵兮品魚切瞻故邦之殷麟隱下

而不理兮翳丘木之榛榛塊窮老以淪放兮匪臆孔切吾誰隣

心兮猶希勇乎黜賁謂北宮黜孟賁也下音奔顧余質愚而齒減兮宜

禍以貼身張音貼音監壁危也知徙善而革非兮又何懼乎今之人隱

禹績之勤備兮曾莫理夫茲川殷周之廓大兮南不盡夫衡

山余囚楚越之交極兮邈離絕乎中原壤汗潦以墳洳兮

浩朗到二切蒸沸熱而恒昏戲鳧鶴乎中庭兮兼葭生於堂

如如居切筵雄虺蓄形於木杪兮短狐伺景於深淵景即影字城短狐

二寸口中有弩形射人影不仰矜危而俯慄兮弭日夜之拳

攀慮吾生之莫保兮忝代德之元醇孰眇軀之敢愛兮竊有

繼乎古先明神之不欺余兮庶激烈而有聞冀後害之無辱

兮匪徒蓋乎曩愆

夢歸賦

罹擯斥以窘束兮余惟夢之為歸精氣注以凝沍兮

疑也莊子曰河循舊鄉而顧懷又余寐于荒陬兮心慊二而

莫違漢互而不能寒質舒解以自恣兮息惰翳而愈微惜伊歛

騰湧而上浮兮應曰歛許勿切暴起也說文有所吹起諸

吹南國文選江內詩效吸鷓鴣雞悲諸家多用從二火字莊
釋音第一卷朝前注下云斂生芝也後漢張平子思玄賦

神化而蟬蛻兮並作玩物許物俄混養之無依混力廣切圓

方混而不形兮顛醇白之霏霏上茫茫而無星辰方下不見

夫水陸水一本若有鉢余以往路兮鉢音述當依馭擬擬以

回復擬音浮雲縱以直度兮云濟余乎西北風纏纏以

經耳兮纏所類行舟迅而不息洞然于以瀰漫兮漫模虹蜺

羅列而傾側橫衝飈以盪擊兮忽中斷而迷惑靈幽漠以滄

汨兮靈一本越筆切水流貌進怙悵而不得昭勅白日

其中出兮陰霾披離以泮釋風雨土也施岳瀆以定位兮

乎參差之白黑互字忽崩騫上下兮騫音埋聊按行

而自抑行一本指故都以委墜兮瞰鄉閭之脩直原田蕪歲

兮崢嶸榛棘喬木摧解兮垣廬不飾山嵒嵒以崑立兮崑音

貌山高水汨汨以漂激音音骨又魂恍惘若有亡兮恍音惘

涕注浪以隕軼

浪音郎

類曠黃之黔

黠音換果

欲周流而

無所極紛若喜而怡

馬融笛賦怡儼寬容怡

心回互以

壅塞

互音護俗作

鍾鼓惶以戒旦

惶音橫

陶去幽而開寤

其復體

魚網也復一本作後

孰云桎梏之不固

桎音質手械也桎梏姑

沃切足

精神之不可再

謂九夷之可居

韻去聲

惟道大而無所入

猶流游乎曠野

鵬之遠去

莊子蒙人也

苟遠適之若茲

國之為慕首丘之仁

首去聲禮記云

斯君子之所譽

獸之鳴號

號去聲出禮記三年問篇

有動心而曲顧

膠余衷之莫能捨

方雖判析而不悟

囚山賦

楚越之郊環萬山

兮音列遮也又若重墉之相竊爭生角逐上軼旁出兮軼失音

其下圻裂而為壕音蒙欣下頽以就順兮魯不畝平而又高

沓雲雨而清厚土兮音達台切合也蒸鬱勃其腥臊音腥

腥臊蘇曹切周禮辨腥腥腥陽不舒以擁隔兮羣陰汙而為曹音曹

固切與互同固側耕危穫苟以食兮哀斯民之增勞斯氏一作

寒也曹耦也積林麓以為叢棘兮積一本作攢叢棘謂囚執之

虎豹咆嘯代狴牢之吠嗥咆音庖嗥虎監切虎豹聲予胡井

皆以管視兮一本无予字皆井作殞并皆鳥窮坎險其為逃

顧幽昧之罪加兮雖聖猶病夫嗷嗷匪兇吾為柙兮匪豕吾

為牢積十年莫吾省者兮增蔽吾以蓬蒿聖日以理兮賢日

以進誰使吾山之囚吾兮滔滔音晃无咎曰仁者樂山自昔達

聞以山林為樊籠也宗元謫南海父厭山不可得而出朝

愈膏肓疾賦音荒

景公於此誠親書云膏淺不
柳文宜去之或曰公少作也

景公夢疾膏育

左傳成公十年晉景公事

尚謂虛假命秦緩以候問遂伏

身于堂下

伏身一作俯伏

公曰吾今形體不衰筋力未衰子言其有

疾者何也秦緩乃窮神極思曰夫上醫療未萌之兆中醫攻

有兆之者目定死生心存取舍亦猶卜和獻含璞之壁伯樂

相有孕之馬然臣之遇疾如泥之處堦有八延尸延切地也疾

之遇臣如金之在冶雖九竅未擁四支且安膚腠營胃腠音

胃一本腕胃外強中乾精氣內傷神沮脉殫以執益熱以寒益寒

針灸不達誠死之端巫新麥以為讖果不得其所餐桑田左

傳成公十年公曰固知天賦性命知彼暄寒短不足悲脩不足歡

哂彼醫者徒精厥術如何為之可觀醫乃勃然變色攘袂而

起子無讓我我謂於子我之技也如石投水如弦激矢視生

則生視死則死膏育之疾不救衰亡之國不理巨川將潰

捧土之能塞大厦將崩非一木之能止斯言足以喻大子

察乎孰是爰有忠臣聞之憤然忘寢廢食擗標感歎擗音辟標音婢小

切生死浩浩天地漫漫綏之則壽撓之則散善養命者鮒背

鶴髮成童兒鮒音台魚名也善輔弼者殷辛夏桀為周漢殷

也非藥曷以愈疾非兵胡以定亂喪亡之國在賢哲之所扶

匡而忠義之心豈膏肓之所羈絆音半余能理亡國之刑弊五

韜也愈膏肓之患難君謂之何以醫曰夫八紘之外紘音宏六

合之中始自生靈及乎昆蟲神安則存神喪則終亦猶道之

紊也患出於邪佞身之憊也憊音蒲拜切疾生於火風彼膏肓之與

顛賢能藥石而能攻者哉因此而言曰予今變禍為福易曲

成直寧關天命在我人力以忠孝為干櫓以信義為封殖拯

厥兆庶綏乎社稷一言而榮感退舍宋景公事詳見貞符注一揮而義

和匪具義和曰御也魯陽公與韓戰日暮接桑穀生庭而

自滅野雉雖鼎而自息並見貞符注誠天地之無親曷膏育

之能極醫者遂口噤心醉噤京切跼歛茫然跼音投棄針石劑

劑而前劑扶蒲二音匍音伏又蒲墨切吾謂治國在天子謂治國在賢治一作

活吾謂命不可續子謂命將可延詎知國不足理疾不足痊

佐荒淫為聖主保天壽而長年皆正直之是與庶將來之勉

旃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

浙江圖書館

奇絕

索引法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

論

封建論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
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
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
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一本下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
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二沈
切文選注鹿豕豕二音不狸子曰人不能搏噬音博而且無
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
物者必爭二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
明者所伏必眾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
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羣二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

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也

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一本又字下諸侯

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方伯連帥之類則其

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以安

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

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

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

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天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

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復星羅

覆一本作護 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

扞城守舒救切扞音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

者禮記郊特牲篇下堂而見諸侯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

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魯武公以二子括

氣舒
醒

過度
捷

戲仲山甫諫不聽魯公卒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

為諸侯一本下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左傳宣公三年楚

輕重社稷注云示射王中肩者有之左傳相公五年鄭之小大

伯誅其弘者有之長音長左傳隱七年戎伐凡伯天下垂簠

無君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

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外歟掉徒弔切遂判為十

二史記十一諸侯年表謂魯齊合為七國楚燕齊韓魏趙

威分于陪臣之邦謂田氏魯齊國殄於後封之秦秦伯益之

非子周恭王封為附庸及秦仲之孫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

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

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

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一本无亟役萬人

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挺誦戍之徒廣等圍視而合

縱橫

多出許
多精采

好容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于下而吏

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

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

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一作本困平城高祖七年病流矢高祖

十二年擊燕布為流矢所中因病而崩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

削自守矣武帝時主父偃請分王國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

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

雖百代可知也唐典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

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

而無叛州叛將謂藩鎮節度使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

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

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理一作治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

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黷音讀事戎謂用兵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

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迹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于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

孟舒魏尚

並守雲中

聞黃霸之明審

穎川

觀汲黯之簡靖

淮陽

太守拜之可

也復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

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

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

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謹而導之拜受丁

退已違矣

一本違矣上

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

締丁

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

眦亦作眦疾

勃然而起幸而不起

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

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

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

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

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

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為殷周聖王也而不革

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

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二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

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

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已

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
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蓋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
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
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
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
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
其封略聖賢生于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
聖人之制使至於此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四維論

管子以禮義廉恥為四維見管子牧民篇吾疑非管子之言也彼所
謂廉者曰不蔽惡也世人之命廉者曰不苟得也所謂恥者
曰不從枉也世人之命恥者曰羞為非也然則二者果義歟
非歟吾見其有二維未見其所以為四也夫不蔽惡者豈

無足取

以蔽惡為不義而去之乎夫不苟得者豈不以苟得為不
而不為乎雖不從枉與羞為非皆然則廉與恥義之小節
也不得與義抗而為維聖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義仁主恩
義主斷恩者親之斷者宜之而理道畢矣蹈之斯為道得之
斯為德履之斯為禮誠之斯為信皆由其所之而異名今管
氏所以為維者殆非聖人之所立乎又曰一維絕則傾二維
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若義之絕則廉與恥其果
存乎廉與恥存則義果絕乎人既蔽惡矣苟得矣諸本從枉
矣為非而無羞矣則義果存乎使管子庸人也則為此言管
子而少知理道則四維者非管子之言也

天爵論

柳子曰仁義忠信先儒名以為天爵見孟子未之盡也夫天之
貴斯人也則付剛健純粹於其躬倬為至靈音大者聖神

其次賢能所謂貴也剛健之氣鍾於人也爲志得之者運行而可大悠久而不息拳拳於得差孜孜於嗜學則志者其一端耳純粹之氣注於人也爲明得之者奕達而先覺靈照而無隱眈眈於獨見眈音淵淵於默識則明者又其一端耳明離爲天之用怕父爲天之道舉斯二者人倫之要盡是焉故善言天爵者不必在道德忠信明與志而已矣道德之於人猶陰陽之於天也仁義忠信猶春秋冬夏也舉明離之用運怕父之道所以成四時而行陰陽也宣無隱之明著不息之志所以備四美而富道德也故人有好學不倦而迷其道撓其志者撓切擾也明之不至耳有照物無遺而蕩其性脫其守者志之不至耳明以鑒之志以取之役用其道德之本舒布其五常之質充之而彌六合播之而奮百代聖賢之事也然則聖賢之異愚也職此而已使仲尼之志之明可得而奪

諸論次口
以章當別
求之及字
之外

庸夫矣授之於庸夫則仲尼矣若夫明之遠邇志之恒久非天爵之有級哉故聖人曰敏以求之明之謂也為之不默志之謂也道德與五常存乎人者也克明而有常受於天者也嗚呼後之學者盡力於所及焉一本所字上有斯字或曰子所謂天付之者若開府庫焉量而與之耶曰否其各合乎氣者也莊周言天曰自然吾取之

守道論

或問曰守道不如守官此左傳照九年傳之者誤也官也者道之器也離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一有也字是固非聖人言乃傳之者誤也無郭夫皮冠者是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也守其物由其準而後其道存焉苟舍之是失道也凡聖人之所以為經紀為名物無非道者命之曰官官是以行吾道云爾官是一命是一本是

故立之君臣官府衣裳輿馬章綬之數會朝表著周旋行列

之等行音航左昭十一年注朝是道之所存也則又示之與

命書制符璽奏復之文參伍殷輔陪臺之役謂禮太宰注參

大夫五人殷眾也謂展上輔府史是道之所由也則又勸之

以爵祿慶賞之美懲之以黜遠鞭扑梏拳斬殺之慘遠去声

切擊也字從手拮居沃切手械也拳居棟居玉二切兩手共械是道之所行也故自天子至

于庶民咸守其經分切而無有失道者和之至也失其物

去其準道從而喪矣易其小者而大者亦從而喪矣古者居

其位思死其官可易而失之哉禮記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則

去禮記內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失其道而

居其官者古之人不與也是故在上不為抗在下不為損矢

人者不為不仁函人者不為仁率其職司其局交相致以全

其工也工一本易位而處各安其分而道達於天下也一作

且夫官所以行道也而曰守道不如守官蓋亦喪其本矣
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也一本無是字是非聖人之
言傳之者謾也果矣

時令論上論禮記月令

呂氏春秋十二紀漢儒論以為月令措諸禮以為大法焉其
言有十二月七十有二候迎日步氣以追寒暑之序類其物
宜而逆為之備聖人之作也然而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為神
不引天以為高利於人備於事如斯而已矣觀月令之說尚
以合五事配五行而施其政令離聖人之道不亦遠乎凡政
令之作有俟時而行之者有不俟時而行之者是故孟春脩
封疆端徑術上古定切下音遂出禮記相土宜無聚大衆季春利堤防達
溝瀆止田獵備蠶器合牛馬百工無悖於時孟夏無起土功
無發大衆勸農勉人仲夏班馬政聚百藥季夏行水殺草糞

田疇美土疆土功兵事不作孟秋納材葦仲秋勸人種麥季

秋休百工人皆入室具衣裘舉五穀之要合秩芻豢犧牲趨

人收斂也一音促務蓄粟伐薪為炭孟冬築城郭穿宮室

教音巨修囷倉囷音困謹蓋藏勞農以休息之務如收水澤之

賦仲冬伐木取竹箭季冬講武習射御出五穀種計耦耕具

田器合諸侯制百縣輕重之法貢賦之數斯固俟時而行之

所謂敬授人時者也其餘郊廟百祀亦古之遺典不可以廢

誠使古之為政者非春無以布德和令行慶施惠養幼少省

囷音息并切察也賜貧窮禮賢者非夏無以贊傑俊遂

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斷薄刑決小罪節嗜慾靜百官非秋

無以選士勵兵任有功誅暴慢明好惡修法制養衰老申嚴

百刑斬殺必當切派非冬無以賞死事恤孤寡舉阿黨易關

市易去聲來商旅審門閭正貴戚近習罷官之無事者去器

無用者則其闕政亦以繁矣斯固不俟時而行之者也變
之道絕地之理亂人之紀含孟春則可以有事乎作淫以
蕩上心含季春則可以爲之者乎夫如是內不可以納於君
心外不可以施於人事勿書之可也又曰反時令則有飄風
暴雨霜雪水潦大旱沈陰氛霧寒暖之氣大疫風效軌噉疰
寒疥厲之疾效苦代切軌音求月令云人多軌軌氣蝮蝗五穀
瓜瓠果實不成蓬蒿藜莠並興之異女災胎夭傷水火之訛
妖鳩寇戎來入相掠音力灼切又音詭奪也兵革並起道路不通邊境不
寧土地分裂四鄙入堡流亡遷徙之變若是者特瞽史之語
非出於聖人者也然則夏后周公之典逸矣

時令論下

或者曰月令之所作以爲君人者法也蓋非爲聰明睿智者
爲之將慮後代有昏昧傲誕而肆于上忽先王之典舉而

廢之近而取之若陳隋之季是也故取仁義禮智信之事附
于時令俾時至而有以發之也不為之時一有字將因循放蕩而
皆無其意焉爾於是又為之言五行之反突相蕩相摩妖災
之說以震動于厥心古之所以防昏亂之術也今子發而揚
之使前人之奧祕布露顯明則後之人而又何憚耶曰聖人
之為教立中道以示于後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謂之五
常言可以常行者也一本行字防昏亂之術為之勤二然書
於方冊興亡治亂之致永守是而不去也未聞其威之以怪
而使之時而為善所以滋其怠傲而忘理也語怪而威之所
以熾其昏邪淫惑而為禱禳厭勝鬼怪之事以大亂于人也
厭一涉切室也且吾子以為畏冊書之多孰與畏人之言使愕二者
言仁義利害焯乎列于其前而猶不悟焯音灼明也奚暇顧月令
哉是故聖人為大經以存其直道將以遺後世之君臣必言

其中正而去其奇衰

上居宜切下与邪字同二字出周礼

其有巽然而不顧者

雖聖人復生無如之何又何冊書之有若陳隋之季暴矣淫

放則無不為矣求之二史豈復有行月令之事者乎然而其

臣可勁悍者爭而與之言先王之道猶十百而一遂焉然則

月令之無益於陳隋亦固矣立大中去大惑捨是而曰聖人

之道吾未信也用吾子之說罪我者雖窮萬世吾無憾焉爾

斷刑論上 闕

斷刑論下

余既為斷刑論

玩斷都

或者以釋刑復於余其辭云云余不得

已而為之一言焉夫聖人之為賞罰者非他所以懲勸者也

賞務速而後有勸罰務速而後有懲必曰賞以春夏而刑以

秋冬

出左傳襄公二十六年

而謂之至理者偽也使秋為善者

字必俟春夏而後賞則為善者必怠春為不善者

一本春下有夏字

必俟秋冬而後罰則爲不善者必辭爲善者怠爲不善者懈
是毆天下之人而入於罪也毆音區 毆天下之人入於罪又
緩而慢之以滋其懈怠此刑所以不措也一本刪下必使爲
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賞則人勇而有勸焉爲不善者不
越月踰時而得其罰則人懼而有懲焉爲善者日以有勸爲
不善者日以有懲是毆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也毆天下之
人而從善遠罪是刑之所以措而化之所以成也或者務言
天而不言人是惑於道者也胡不謀之人心以熟吾道吾道
之盡而人化乎一本作矣是知蒼蒼者焉能與吾事而暇知之哉
果以爲天時之可得順大和之可得致則全吾道而得之矣
全吾道而不得者非所謂天也非所謂大和也是亦必無而
已矣又何必枉吾之道曲順其時以諂是物哉吾固知順時
之得天不如順人順道之得天也何也使犯死者自春而窮

其辭欲死不可得貫三木三木謂項手加連鎖而致之獄重

大暑者數月梗平聲痒不得搔痺不得搔痺必至切足痛

不得摩飢不得時而食渴不得時而飲目不得瞑瞑定支不

得舒怨號之聲怨音寃聞於里人如是而大和之不傷天時

之不逆是亦必無而已矣彼其所宜得者死而已也又若是

焉何哉或者乃以為雪霜者天之經也雷霆者天之權也非

常之罪不時可以殺人之權也當刑者必順時而殺人之經

也是又不然夫雷霆雪霜者特一氣耳非有心於物者也聖

人有心於物者也春夏之有雷霆也或發而震破巨石裂大

木木石豈為非常之罪也哉秋冬之有霜雪也擧草木而殘

之草木豈有非常之罪也哉彼豈有懲於物也哉彼無所懲

則效之者惑也果以為仁必知經智必知權是又未盡於經

權之道也何也經也者常也權也者達經者也皆仁智之事

也離之滋惑矣經非權則泥奶計權非經則悖是一者強名也曰當癩丁浪斯盡之矣當也者大中之道也離而為名大中之器用也知經而不知權不知經者也知權而不知經不知權者也偏知而謂之智不智者也偏守而謂之仁不仁者也知經者不以異物害吾道知權者不以常人拂吾意合之於一而不疑者信于道而已者也且古之所以言天者蓋以愚蚩蚩者耳非為聰明睿智者設也或者之未達不思之甚也

辨侵伐論

在集賢院為徵天下兵計淮西作時德宗貞元十五年討吳少誠

春秋之說曰凡師有鍾鼓曰伐無曰侵左傳莊公二周禮大司馬九伐之法曰賊賢害人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然則所謂伐之者聲其惡於天下也聲其惡於天下必有以厭于

天下之心夫然後得行焉古之守臣有賸人之財賸一作沒

作傷音宣縮也危人之生而又害賢人者內必棄於其人外必棄

於諸侯從而後加伐焉動必克矣然猶校德而後舉量力而

後會備二有餘而以用其人一曰義有餘二曰人力有餘三

曰貨食有餘是三者大備則又立其禮正其名脩其辭其害

物也小則誥誓徵令不過其隣雖大不出所暴非有逆天地

橫四海者不以動天下之師故師不踰時而功成焉斯為人

之舉也故公之公之而鍾鼓作焉夫所謂侵之者獨以其負

固不服而壅王命也內以保其人外不犯於諸侯其過惡不

足暴於天下暴音致文告修文德而又不變然後以師問焉

是為制命之舉非為人之舉也故私之私之故鍾鼓不作斯

聖人之所志也周道既壞兵車之軌交於天下而罕知侵伐

之端焉是故以無道而正無道者有之以無道而正有道者

有之不增德而以遂威者又有之故世日亂一變而至於戰國而生人耗矣是以有其力無其財君子不以動衆有其力有其財無其義君子不以帥師合是二者而明其公私之說而後可焉嗚呼後之用師者有能觀其侵伐之論則善矣

六逆論

春秋左氏言衛州吁之事因載六逆之說

左傳隱公三年

曰賤妨貴

少陵長遠間親新聞舊小加大淫破義六者亂之本也余謂少陵長小加大淫破義是三者固誠爲亂矣然其所謂賤妨貴遠間親新聞舊雖爲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亂夫所謂賤妨貴者蓋斥言擇嗣之道子以母貴者也若貴而愚賤而聖且賢以是而妨之其爲理本大矣而可捨之以從斯言乎此其不可固也夫所謂遠間親新聞舊者蓋言任用者之道也

本

使親而舊者愚遠而新者聖且賢以是而間之其爲理

本亦大矣又可捨之以從斯言乎必從斯言而亂天下謂之

師古訓可乎此又不可者也嗚呼是三者擇君置臣之事天

下理亂之本也一本之下為書者執斯言著一定之論以遺

後代上智之人固不惑于是一本有矣字自中人而降守以為大

據而以致敗亂者作賊固不乏焉晉厲死而悼公入乃理左

成公十八年宋襄嗣而子魚退乃亂子魚名目夷宋襄之庶不

足尚也秦用張祿而黜穰侯乃安張祿范雎也穰侯魏相

成璜而踈吳起乃危成璜謂魏成翟璜親不足與也苻氏進

王猛而殺樊世乃興晉載記苻堅胡亥任趙高而族李斯乃滅秦

世舊不足恃也顧所信何如耳然則斯言殆可以廢矣噫古

之言理者罕能盡其說建一言立一辭則艱飢而不安艱飢

謂之是謂之非亦可也混然而已教於後世莫知其

結切飢五忽切不安也作艱飢云諸韻並作艱頂書作

飢理後谷許原兆書魏五固此艱飢字非艱音中列切飢諸

所以去就明者慨然將定其是非則拘儒瞽生相與羣而咻
之
羽切皆痛念声也以為狂為怪而欲世之多有知者可乎
夫中人可以及化者天下為不少矣然而罕有知聖人之道
則固為書者之罪也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

浙

五

圖

書

浙江圖書館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四

議辯

晉文公問守原議

事見左傳僖公二十五年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敦鞮

以畀趙衰韻云初危切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

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媠近媠音薛濟也謂寺人即今之宦者以忝王

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官不博謀於卿相

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賢

失政之端由是滋矣况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狐偃為謀

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

可以為法乎且晉君將襲齊相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

而齊相任管仲以興進豎刀以敗刀字亦作貂齊威公用之田是因內寵殺羣吏擅廢

嚴整

立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觀去聲而乃背其

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疆

以義則天子之冊也左傳二十八年策誠畏之矣烏能得其

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鞅於亮切史記商鞅入秦因亮臣景監以見秦孝公弘

石得以殺望之漢元帝時宦官弘恭石顯皆殺蕭望之設之者晉文公也設一本作

謂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舉也蓋失問也一本作問非失

問幸非失幸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況於問與舉又兩失者其

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之趙盾之

義盾徒本切魯宣公二十一年趙盾殺靈公春秋書曰晉趙盾有弑其名夷臯又昭公十九年許悼公疾飲太子之藥而卒春秋書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駁復讎議

唐書孝友傳載徐元慶復父讎自囚請官左拾遺陳子昂議誅元慶然後旌闕至時聽其言後禮部

負外郎柳宗元駁之駁音剝

臣伏見天后時

唐武

有同州下邳人徐元慶者

詳音

父爽為

縣尉趙師韞

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東身歸罪常時諫臣陳子

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求為國典臣竊獨過

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

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治者殺無赦

治一本

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

一本作不得並也

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

以是示于天下傳于後代越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

立以是為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

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偽

讞二切並或承也 考

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君

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于非

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顛號不聞而元慶能

以戴天為大恥枕戈為得禮

禮記曲禮云戴之雖不與其戴天寢苦枕干弗與其天下也

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曾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

義也執事者宜有慙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

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

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吏之法是悖驚而凌

上也音博音教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

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雜救是惑於禮也甚

矣禮之所謂讎者蓋其冤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

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

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

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周禮地官又安

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

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公羊定四年今若取此以斷

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
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
之人豈其以王法為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為戮黷刑壞禮其
不可以為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
議從事謹議

桐葉封弟辯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

成王與弟唐叔虞戲剪桐葉為珪曰

以此封君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

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

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當並周公乃成其不

中之戲去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且周

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

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

未得其當當切雖十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况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况號為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缺切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史尹佚事見史記晉世家

辨列子

列禦寇所作唐號冲虛至德真經

劉向古稱博極羣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穆公時人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產鄧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繻音楚悼王四年圍鄭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周安王三年秦惠

王韓列侯趙武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燕釐公五年文信古
字齊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魯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魯穆公
時遂誤為鄭耶不然何乖錯至如是其後張湛徒知怪列子
書言穆公後事亦不能推知其時然其書亦多增竄非其實
要之莊周為放依其辭放方其稱夏棘徂公紀消子消音李
咸等皆出列子不可盡紀雖不槩於孔子道然其虛泊寥闊
居亂世遠於利禍不得逮於身而其心不窮易之道世無悶
者其近是歟余故取焉其文辭類莊子而尤質厚少為作好
文者可廢耶其揚朱力命列子篇名疑其揚子書其言魏牟孔穿
皆出列子後不可信然觀其辭亦足通知古之多異術也讀
焉者慎取之而已矣

辯文子

或曰姓辛名妍字文子号曰
計然葵丘濮上人范蠡之師

文子書十二篇其傳曰老子弟子唐有徐靈府注又有李暹

言其辭時有若可取其指意皆本老子然考其書考字即蓋駁

書也其渾而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凡孟子輩數家

皆見剽竊嶢然而出其類嶢音堯山或作堯其意緒文辭义牙

相抵而不合不知人之增益之歟或者衆為聚斂以成其書

歟然觀其往往有可立者又頗惜之憫其為之也勞今刊去

謬惡亂雜者取其似是者又頗為發其意藏於家八約去

論語辯二篇

上篇

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

子魯參取少少孔子四十六歲夫子生於周靈王二十五年曾

子老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

子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為之也何哉且是書

載弟子必以字獨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號之也然則有子何以稱子曰孔子之歿也諸弟子以有子爲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矣今所記獨曾子最後死余是以知之蓋樂正子春子思之徒與爲之爾或曰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曾氏之徒也

下篇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余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天后土有罪不敢赦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以爾萬方或問之曰論語書記問對之辭爾今卒篇之首章然有是也柳先生曰論語之大莫大乎是也是乃孔子常常諷道之辭云爾彼孔子者覆生人之器也覆數救切上言堯舜之不遭信之而禪不及

已下之無湯之勢作下之言而已不得為天吏生人無以澤其德日視聞其勞死怨呼而已之德涸焉無所依而施故於常常諷道云爾而止也此聖人之大志也無容問對於其間弟子或知之或疑之不能明相與傳之故於其為書也卒篇之首嚴而立之

辯鬼谷子

戰國時人隱居穎川陽城之鬼谷蘇秦張儀之師

元冀好讀古書然其賢鬼谷子為其指要幾千言鬼谷子要為無取漢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而險鑿峭薄鑿音疾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學者宜其不道而世之言縱橫者時葆其書葆音保尤者晚乃益出七術鬼谷子下篇有陰符七術謂盛神法勢五龍養志法靈龜實意法騰蛇分威法伏能散勢法鸞鳥轉圜法猛獸揜允法靈著七章是也怪謬異甚不可考校其言益竒而道益陜陜音隘也使人狙狂失守狙子余切

而易於陷墜幸矣人之葆之者少今元子又文之以指要嗚呼其為好術也過矣

辯晏子春秋

齊相晏安平仲名嬰

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為書或曰晏子為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為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為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為己術者且其盲多尚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又喪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問棗及古冶子等尤怪誕晏子春秋曰公孫捷田而尤禮晏子言於公魏之二桃曰三子計功而食之云云公孫捷田開疆曰吾勇不若子功不逮子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无勇也皆反其桃契領而死古冶又往往言墨子聞子曰二子死之吾獨生不仁亦契領而死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皆錄之儒

家中其矣數子之不詳也蓋非齊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後之錄諸子書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為墨也為是書者墨之道也

辯亢倉子

唐號洞靈真經云亢音庚莊子作庚桑楚楚名庚桑姓也史記作亢桑子大唐新語云道家有庚桑子者世无其書開元未處士王源撰亢倉子兩卷以補之序云庚桑亢倉一也唐藝文志以

為襄陽王士元

太史公為莊周列傳稱其為書畏累

音注云嶷壘山名也或云在魯又云在梁州 下力罪切或作壘莊子

子書其首篇出莊子而益以庸言蓋周所云者尚不能有事

實又况取其語而益之者其為空言尤也劉向班固錄書無

亢倉子而今之為術者乃始為之傳注以教於世不亦惑乎

辯鶡冠子

辯鶡冠子

辯

子

子

子

子

尤也法也
法考句
惟析又

憤熟

隳云鵑音曷楚人君深山以鵑其羽為冠鵑似雉

余讀賈誼鵬賦嘉其詞而學者以為盡出鵑冠子鵑冠子上九篇論

才變通古今治亂之道其出其篇顧與鵬賦相亂余往來京師求鵑冠子無所見至

長沙始得其書讀之盡鄙淺言也唯誼所引用為美餘無可

者吾意好事者偽為其書反用鵬賦以文飾之非誼育所取

之決也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

者死權不稱鵑冠子遷號為博極羣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遷

豈不見耶假令真有鵑冠子書亦必不取鵬賦以充入之者

何以知其然耶曰不類

浙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四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善本
登記號 第 1 冊 1032 號
一 九 五 〇 年 五 月 日



浙江圖書館

壹玖伍伍年 貳月 陸日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善本

甲登記號：028663

一九 年 月 日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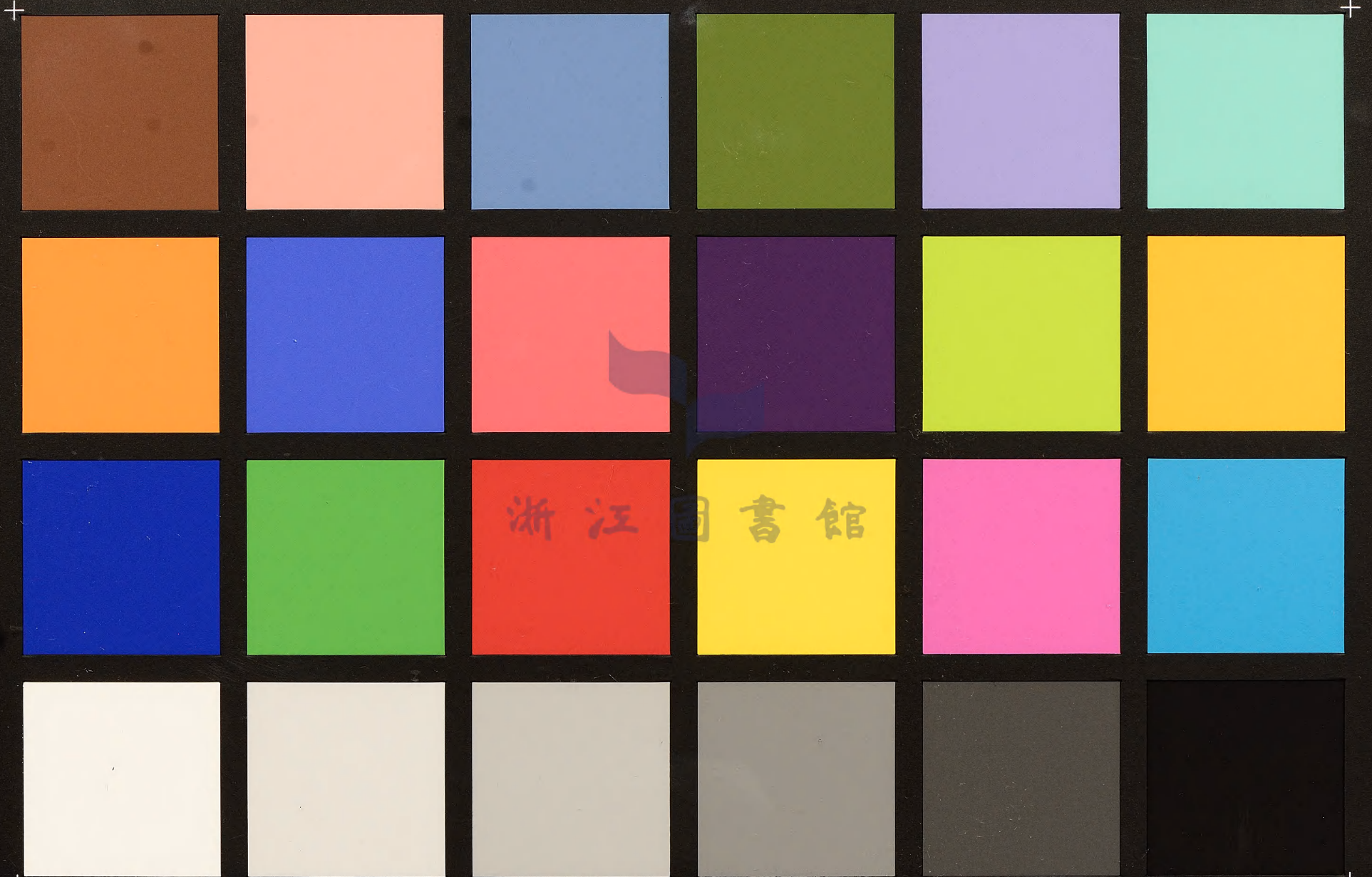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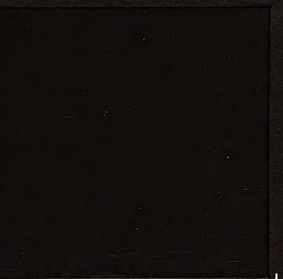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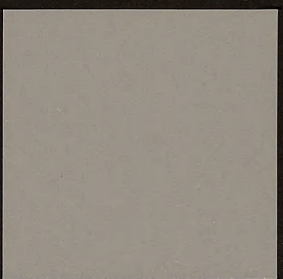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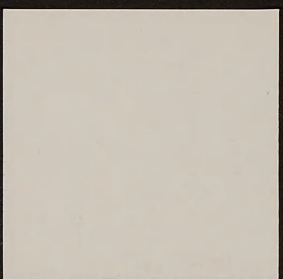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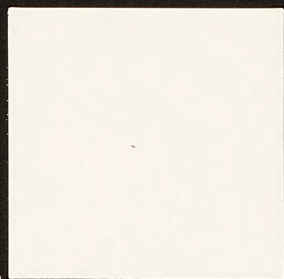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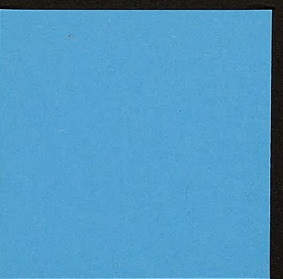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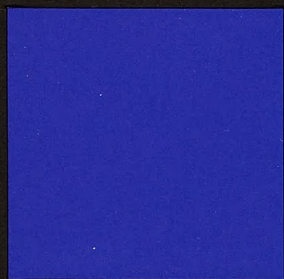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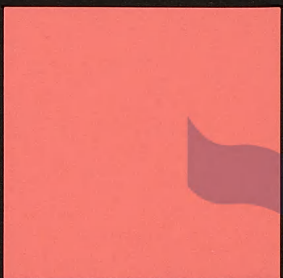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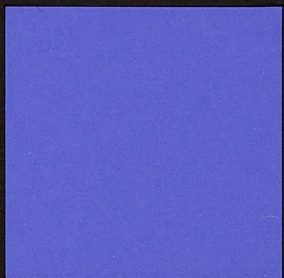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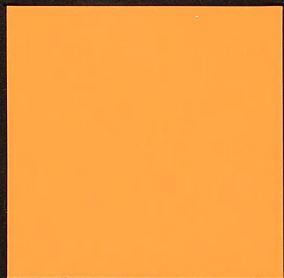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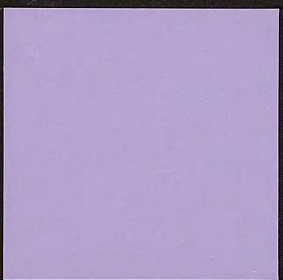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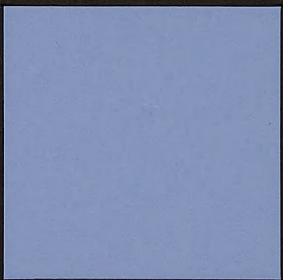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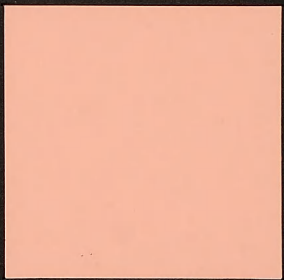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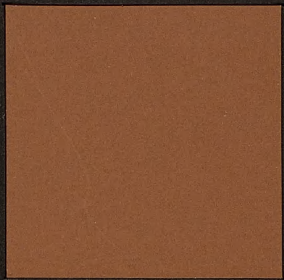
colorchecker CLASSIC



xrite



colorchecker CLASSIC



x-rite

100mm